

电影，犹如一个充满魔力的迷宫，惹得多少少女如痴如醉，夜夜编织着一个远在天边的绿梦——梦想着自己将成为一颗明星，浑身闪烁着无数道金色的光环，镁光灯见日在眼前闪灭，倩影被印在精美的挂历上，以及各种刊物小报上。无数痴情的小伙子为她而神魂颠倒，不断投来一缕缕传情的目光……

诱人的憧憬，幼稚的冲动，使得她们在生活的旋转舞台上，盲目地开始东奔西撞，结果被碰得头破血流。于是，痴梦化作一堆难咽的苦果，一串串哀怨的酸泪，莫回首，空留一腔悲切……

夏日的清晨，一个名叫金梅的姑娘闯进了A电影制片厂。

她长相不算漂亮，看模样有十六岁左右，浑身未脱稚气，脑后甩两个羊角小辫，一副地道的中学生打扮。

叩开厂长办公室的门，好奇地左看右瞧一番，她怯生生地说：“我……我要找你们厂长！”

问她找厂长有啥事，她倒痛快：“我要当演员！我肯定会成为明星的！”口气满大，神情也满自信。

办公室的同志忍俊不禁，“轰”一声全被她逗笑了。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几乎天天都有“毛遂”的自荐信，以及寄来的各种丽人玉照。他们拆开来，寻一些开心的笑谈，如此也就作罢。不曾想，今日竟有一个姑娘不知天高地厚地打杀上门来了。

笑过之后，他们推说厂长不在，劝她回家去。她却死活不肯挪步，说厂长不在，找导演也成。

见这姑娘难缠，他们没了办法。无奈，只好将她领到家属院去见曹导演——将一个棘手的难题转嫁了。

一见曹导演，金梅象见了救星似的，目光里泻着希望和对未来执著的憧憬，“叔叔，答应我——让我当演员吧！我给你下跪了……”说着，便咕咚一声跪在曹导演的面前。

曹导演一惊，慌忙将她扶起来。

一问，才知她家住宝鸡，今年读高三。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，实指望她能考上大学，日后有所出息。谁知她却“影迷心切”，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。

曹导演发现，她没有袅娜多姿的神态，更缺少一个演员应具备的文化素质，以及潜在的艺术气质。有的只是单纯的美妙理想和幼稚的不倦追求。

他微微摇了摇头。金梅慌了神：“我……我会唱歌！我会跳舞！我做小品给你看！”

看过她的表演，曹导演仍是摇头。他为她错误地选择了这个追求目标而感到同情，感到痛惜。

影星梦

(记实文学)

●竹子

金梅浑身颤抖了一下，几乎要哭出声来：“叔叔，相信我，我会成为一个明星的！今天是我丑小鸭，明天可能就是白天鹅……”

曹导演叹息一声，说：“人生的路多宽广啊，你为啥要拗着性子往一条胡同里钻？”

任凭他百般苦劝，金梅就是不听，软缠硬磨地恳求曹导演收她作徒。曹导演实在为难，无奈，留她吃了一顿午饭——担心她心胸狭窄，一时想不开，做出啥糊涂的事来，只好亲自送她回宝鸡。

到她家一看，四墙上贴满了从画报上剪下的电影明星的照片：刘晓庆、张瑜、傅艺伟、巩俐、张晓敏、史可、李秀明……中间最大的一张不是别人，却是金梅——一张六吋大的彩色照片。

金梅父母说，小时候她很聪明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上中学后，突然对电影明星崇拜起来，成绩便直线下降……说她不听，打她又舍不得，只好任她去了。

转眼到了七月，金梅参加高考。不必说，考得一团糟，父母急得想哭，她却满不在乎，依然在做着她的美丽的影星梦，准备另觅渠道向影坛冲击……

二

她叫柳静，24岁，安徽×县人。天生丽质，明眸皓齿，大大的眼睛，总是水汪汪的。一头披肩发，宛若一道黑色的瀑布。浅浅一笑，似一首歌，似一首诗。

遗憾的是她生在一个小县城里，天地太小，“珍珠蒙尘”，每天上班下班，在机声隆隆的噪音中打发着无聊的寂寞。消逝着她的美妙的青春。她惆怅，她烦恼，她骂上帝不睁眼……

终于，机会来临了——这年冬天，她去武汉探亲，在车上认识了一个“白马王子”。他好英俊好潇洒，他自称是B电影制片厂的导演，名叫陶新。他口若悬河地跟她侃电影。侃人生……罢了，便直为她叹息：“咳！象你这样漂亮的姑娘，当啥工人呀！”说着，一双眼睛就直直地瞅她的脸。她的胸。

她浅浅一笑，忙把头勾下去。可心窝里却似有一头小鹿在乱撞。

分手时，她鼓足勇气问他：“陶导演，你说，我能演电影吗？”

陶新满打满包：“凭你的气质，肯定会成为一个一流的演员。有角色我通知你，准让你

一展风采，艳冠群芳……一月一月过去了，却仍是不见陶新有信寄来。她等不及了，接连写了两封信去询问，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。

到了来年夏天，她终于收到了陶新的信，让她速去B城拍戏。她激动得彻夜不眠。很快，消息便轰动了整个县城：“柳静要当演员了！”街头巷尾，议论的几乎全是她。

到了B城，才知陶新他们在拍广告片——也罢，能上电视也风流。于是，她同陶新开始携手合作了。

一日，她在陶新屋里发现了一本裸体画报。她被深深地吸引了。这时，陶新闯了进来。他看出了眉目，诡秘地一笑：“别不好意思了，明几个我再让你开开眼！”

第二天，陶新领着她去了地下室——两个妙龄女郎在镜头前裸体弄姿，作出千般的媚态。她羞得忙用手掩了脸面。陶新扒开她的手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这是艺术，是人体美，一个演员如果羞于向观众展示她的身体美，那她只能是一个三流演员。如果你有兴趣，给你也照几张，你会自我陶醉的。”

她红了脸，微微地摇了摇头。可见得多了，也就被同化了，终于在镜头前脱下了衣裙。

几日后，她得到了一组照片，还有二百元酬金。

她开始堕落了，跟陶新一块儿出入高级酒吧、舞厅，一块儿看黄色录像，一块儿……然而，她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“床上戏”竟被一架摄像机偷偷地拍摄下来，尔后大量转录，通过“地下渠道”泛滥到全国各地。

89大“扫黄”、“除六害”，她和陶新及其同伙终于锒铛入狱。

想做电影明星，不想却成了阶下囚！

三

她清秀得宛如一首玲珑剔透的小诗。

她叫李艳，21岁，前年考大学落选，在家待业，平日无所事事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在一部电视剧中露了一下脸——充当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，竟高兴得不能自己。于是，朦胧地便做起了明星梦——

她把艺术看得无比高尚。只要是为了艺术，她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。

她三天两头往电影制片厂跑。久而久之，便认识了不少导演。一有合适的角色，他们便打电话给她。

那年，拍摄故事片《××大盗》。剧中有一个逃犯，被警察追得无处可逃，无奈，钻进了女浴室……

摄制组犯了难。这场戏怎么拍呀？谁愿意光着身子镜头？这时，导演想到了她。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她竟爽快地答应了，说这事包在她身上了。

果然，不出三天，她带来了十多个姑娘——她们和她一样，都在做着美妙的影星梦。

开拍时，她率先脱得一丝不挂，并动员别的姑娘不要害羞……这场戏终于顺利拍完。事后，制片主任发给

她二十元酬金，不想她却变脸失色，象受了侮辱似地将钱甩过去：“你这不是糟践我吗？我是为了艺术，不为了金钱！金钱能买来艺术吗？”

谁料想，片子拍完送审时，电影局指示：将浴室那场戏删掉。

她不知道，她天天等着《××大盗》公映。等到了，进电影院一看，却没了她的镜头。她觉得很蹊跷，跑到电影厂一问，才明白了内情，立时难过得哭起来……

半年过去了，她没有再上“戏”。这天，正在家里闷闷地呆着，突然有人捎信来邀她“上戏”，她兴奋得差点蹦了起来。

这次她扮演的是一个“妓女”，却依然是一个“群众”角色：一个汉奸在酒吧里正和“她”调情取乐，隔壁屋里两个日本军官打了起来，“哐”地一声将木墙撞倒，一个军官倒下来压在他们身上。“她”挣出身子跑开去……

随着导演一声“开始”，又一声“OK”，一场戏结束了。

她不满意，跑过去找导演：“导演，我还没有进入角色，没作任何发挥，怎么就结束？能不能重拍一遍呀？”

导演说：“不用了！这就挺好，挺好！”

她很遗憾，却又只能就此作罢。

几年来，她一直浪迹于各电影厂与电视台之间，扮演一个又一个没有半句台词的“大群众”，有人说她是个“电影混子”。她不在乎，她在属于她的“艺术”里陶醉、默默地消磨着她的青春年华。

四

一个二十三岁的少女，嫁给了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——

她名叫赵岚，在某豫剧团工作。这二年戏曲似乎不那么叫座，青年人疯狂地跳舞，捧红了歌星、舞星、笑星、影星……戏曲被冷落了。

她好烦恼：跳舞吧，没有基础；唱歌吧，嗓子太破……经过再三考虑，她决定“曲线成名”——靠自己的美貌，靠男人的提携，她相信她会走红的。

终于，她听说C电影制片厂的梁导演与妻子各奔东西了。她好高兴呀！于是，三天两头往他家里跑，赐给他柔情，献给他温暖。梁导演终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……

她提出要和他结婚，并要在他执导的一部影片里扮演主角。她说，这是对她忠贞不渝地爱他的回报。

梁导演和她结了婚，且满足了她的愿望。

她热烈地憧憬着、追求着。她坚信她会成为一个明星，成为无数少男少女心目中的一个新的偶像。

然而，她失败了。她主演的那部影片，被报界称为当年的“最差影片”。观众一片嘘声，评论家纷纷指责，弄得梁导演狼狽不堪，几乎抬不起头来。

她不服气，欲在下一部影片中挽回声誉。可所有的导演都对她的退避三舍，连梁导演也不愿再给她一个“大群众”的角色了。无奈，她只能在失败的痛苦中煎熬……

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：结婚不到两年，梁导演又和另外一个女演员勾搭上了。那一天她从外地回来，“嘭”一声打开屋门，一个不堪入目的“镜头”就扑入眼帘……

她气得差点昏死过去。她扑上去，与那女演员厮打在一起，骂她是“第三者”。女演员说：“究竟谁是第三者，梁导演他清楚！”

梁导演不动声色，冷冷地“坐在山头观虎斗”。

她恨恨地瞪着他，瞪着那一双丑恶无耻的脸。

他们离婚了。一个明星梦随之破灭了。她又回到了豫剧团，带着悔恨，带着孤独和寂寞，默默地重新开始安排和设计她的未来生活……

在人生的岔路口，走错一步，将遗憾百年。

选择追求目标如同择偶。重要之举是买面“镜子”，徘徊犹豫时，则可“抬头望明镜，低头思条件”。如此，才不会失足，才会使一个美妙的憧憬变为现实。



《人间指南》编辑部全体编辑合影

郑化改画